

70

庆祝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建院七十周年系列丛书

陕西省戏曲研究院

SHAANXISHENG XIQU YANJIUYUAN

剧作选

JUZUO XUAN

陈彦 主编

第五卷

创作现代戏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剧作选 / 陈彦 主编. —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8

ISBN 978—7—224—08632—4

I. 陕... II. 陈... III. 戏曲—剧本—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3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41133 号

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剧作选 (1—10 卷)

主 编 陈 彦

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 710003)

印 刷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mm×1168mm 大 32 开 156.75 印张 40 插
页
字 数 3633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500
书 号 ISBN 978—7—224—08632—4
定 价 260.00 元

目 录

继母情 (1992)	傅祖浩 (1)
臂塔圆舞曲 (1993)	张晓斌 张民翔 (49)
留下真情 (1995)	陈彦 (101)
陕北婆姨 (1998)	康世进 汪建成 张晓斌 (154)
迟开的玫瑰 (1998)	陈彦 (194)
好年好月 (1999)	党小黄 (247)
西部风景 (2003)	陈彦 (291)
黎明静悄悄 (2003)	党小黄 (347)
天使之歌 (2003)	顾群 (354)
药到病除 (2003)	鲁陈 (363)

继母情

创作现代戏
(1992)

编剧：傅祖浩

人 物 表

刘宝成：五十岁，菜农

陈秀花：四十八岁，刘宝成续弦的老伴

刘德明：三十出头，刘宝成的大儿子

张珍珠：二十八岁，刘德明的妻子

刘思明：二十五岁，刘宝成的二儿子

杨小绒：十九岁，陈秀花带到刘家的女儿

素 梅：四十出头，刘宝成的近邻

群众角色二人

时间：现代

地点：城郊某蔬菜区

第一场 村头见面

[初秋。

[村头。垂柳如烟，晚霞似火，雁塔雄姿依稀可见。

[音乐声中幕启，刘宝成手拿铁锹，正给他务作的菜地浇水。他边劳动，边四下顾盼。

[一阵摩托车的轰鸣声由远及近，随着刹闸声，刘德明、张珍珠手提肩挎大包小包走上。

刘德明 爸！

刘宝成 （停住劳动）唔！德明、珍珠，你俩回来咧！

二 人 回来咧。

刘宝成 先把东西放上歇一会儿，渴咧这儿有摘的西红柿、黄瓜。

张珍珠 （从提包拿出一瓶汽水）爸，有这哩。来，你也喝上点。

刘宝成 我喝不惯咧东西。

[张珍珠打开瓶盖喝了起来。

刘宝成 德明，这几天生意创揽的咋个向？

刘德明 爸！

（唱）这几天生意真顺当，

张珍珠 （唱）越做越精越在行。

布匹衣料出手快，

首饰鞋袜吃得香。

刘德明 （唱）儿童玩具捎着卖，

毛毛领子一抢光。

咱先是小打小闹把路闯，

张珍珠（唱）从今后再做大生意把大钱装。

刘宝成 照这么说来，生意做得还可以。

刘德明 可以得很呢，光跑这两趟，少说也……

张珍珠（给德明使个眼色，抢先地）爸，跑这两趟也真不容易，如今市场竞争得厉害，有些货抢手，可有些货还疲软，不过……我大略算了一下，咱的还算能包住。

刘宝成 那就好，慢慢来，挣钱也不能太急么。

刘德明 爸，时候不早咧，回家，让珍珠给你擀臊子面。

张珍珠 对，给爸擀臊子面。

刘宝成 你的先回去，吃饭甭等我。

刘德明 那我的走咧。

〔二人走下，摩托车轰鸣声又起。〕

〔有顷。刘思明担两个空菜筐从另一方向上。〕

刘思明 爸！

刘宝成 唔！思明也回来咧？菜卖完咧？

刘思明 完咧，买主都争着要哩。（说着从衣兜拿出钱）给，这是今儿卖的钱。

刘宝成（接过，拿出点零钱）思明，这一点零钱你拿上花。

刘思明 爸，我不要，咱家往后花钱的路数多着哩。

刘宝成（一想）好，攒上给我娃寻媳妇。

刘思明（不好意思地）爸！（说着从筐里拿出一个纸包）我在街上给你买了几个油糕，你先吃了，压个饥。

刘宝成（接过高兴地）我思明在爸跟前算得上个孝子，爸以后不愁没钱花。

素梅（走上，接住话茬）没钱花，唉呀，你这家里是菜筐子一担，不愁吃穿；彩电冰箱，样样置全，油掺面的

日子，有啥说的。宝成哥，给你说的人来咧。

刘思明 素梅婶，是不是有人要买菜？

素 梅 买菜？（打岔地）唔，唔，买菜，人家要买你爸的菜哩。（向内）秀花嫂子，往这儿来。

〔陈秀花有些羞怯地夹个包袱走上。〕

素 梅 宝成哥！这就是我给你说的那个陈秀花。

刘思明 （明白了几分）素梅婶，这是……

素 梅 唔，这是个远亲，我看你就先叫婶子吧。

（说着向思明耳语几句）

刘思明 （吐了吐舌头）爸，那我先回去啦！

刘宝成 哎，思明，回去给你嫂子和你哥说，让准备几个菜，咱今儿有客哩。

刘思明 （看看秀花，会意地）好！（走下）

素 梅 秀花嫂，刚才小伙就是我宝成哥他老二，聪明、老实，是个乖娃。老大跟媳妇也都是能行人。（转向宝成）宝成哥，秀花嫂子是远路上的客，是我娃他爸拐了几个弯的挂搭子亲戚。她中午才到，女儿小绒还在我家里。你俩个都是四五十岁的人啦，有啥话就当面锣、对面鼓，事成咧，我喝喜酒；不成咧，我打发走人，咋个向？

刘宝成 那……就按你说的办。

素 梅 秀花嫂，你呢？

陈秀花 （不好意思地）一样。

素 梅 一样是啥意思吗？

陈秀花 他刚说咧么。

素 梅 好，在是这咧，我就走咧。（欲走）

陈秀花 （急挡）哎——素梅，你就在这儿嘛！

素 梅 好嫂子哩，哪有三个人一块谈情说爱的呢？甭嫌怪，有啥话就说，我走咧！（走下）

〔静场片刻，音乐起，二人旁唱。〕

刘宝成 我面前这女人端庄俊样，

陈秀花 我面前这男人淳朴慈祥。

我看他血气方刚，

刘宝成 我看她温柔善良。

陈秀花 第一面——

刘宝成 第一面给我一个好印象，

第一面——

陈秀花 第一面难免得有些紧张。

刘宝成 鼓起勇气把话讲，

陈秀花 难为情叫人咋开腔。

刘宝成 （鼓起勇气）秀花，听说你是商洛丹凤人？

陈秀花 对，丹凤。

刘宝成 丹凤是个好地方。

陈秀花 你去过？

刘宝成 没……没去过。光知道咧地方出葡萄酒哩。

陈秀花 对，葡萄酒还有名的很，你爱喝咧我下次给你捎一箱子，出厂价，便宜。

刘宝成 （觉得离题太远）唉呀，咱咋扯到酒上去咧。秀花，听素梅说你咋个就来咋等到今儿了？我还心里想你今儿再不来，我明就搭车到丹凤看你去呀。

陈秀花 女人家出远门麻烦多，我把家里安顿好了就往这儿赶。

刘宝成 唔！秀花，你这么远的路，走到这儿，都不怕我把你连累了？

陈秀花 你就不怕我连累你？老刘，我这山里人不会曲里拐弯，你倒是咋想的？

刘宝成 我……（难以启齿）

陈秀花 你说个决断话，不行咧，我就走咧！（欲走）

刘宝成 （急挡）咦！秀花，咋能随便走呢，我看你跟女子先住到我家里吧。

陈秀花 那……别人会说闲话的。

刘宝成 秀花！

（唱）今日见面我心高兴，
你明白事理很通情。

陈秀花 （唱）山里人见识浅啥都不懂，
还要你常帮衬多多担承。

刘宝成 （唱）只要咱结同心互爱互敬，
度晚年也自有乐在其中。

陈秀花 老刘，你有儿，我有女，他们心思咱说不清。往后的日子是苦是甜，我心里没底儿。

刘宝成 秀花，人常说儿孙自有儿孙福。再说，他们都长大成人啦，不要想那么多。

陈秀花 话虽这么说，可……（不知说什么好）老刘，话说完咧，那我就走呀。（欲走）

刘宝成 （急挡）噫——到这会咧，咋能走呢。先回家吃饭。

陈秀花 不咧，我还是先到素梅家去。（又欲走）

刘宝成 那咋能成。秀花，咱第一次见面，在这村口，叫你受委屈咧。（不知所措地从筐里拿出黄瓜、西红柿）来，这是我亲手种的黄瓜、西红柿，尝尝，解解渴。

陈秀花 （接过，顺手解开包袱取出一块馍）老刘，到饭时你一定饿了，这是我亲手烙的商州锅盔，给，你也尝

尝，垫个饥。

刘宝成 （接过，咬一口）嗯，好吃，有嚼头。（旁白）唉呀，看样子像是个过日子人。（转对陈）秀花，你既然不愿意到家里去，那咱到那边再说一会话。

陈秀花 光咱俩个，叫人看见多难为情。

刘宝成 没啥，没啥。

陈秀花 嗯！我不去。

刘宝成 没关系，没关系。（情不自制地抓住秀花的手）走吧！
[音乐声中。舞台灯光渐暗，现出二人向一边走去的剪影。

[幕后女声独唱：

暮年孤身苦寂寞，

岁月流逝情未却。

茫茫人海烟云过，

结伴自有天作合。

[幕在独唱声中徐落。

第二场 轩然大波

[前场两月后。

[刘宝成家院子。金瓜、葫芦交相辉映，一侧，露出新房一角，门两边贴着已经褪了色的大红对联，一眼可以看出刘宝成、陈秀花已经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

[音乐声中幕启。

杨小绒 （挎一筐鲜菜上，唱）

正在菜地把药打，

来了一群小娃娃。
七嘴八舌把我骂，
说我是带头子赖刘家。
越思越想气越大，
只有回家怨妈妈。（放下菜筐）

陈秀花（闻声端饭菜走出）小绒，饿了吧？妈刚给你把饭热好，快吃吧。（放饭于石桌上）

[小绒不语，拍拍身上的土，擦擦脸上的汗，坐下来吃饭。

陈秀花 小绒，务菜虽然活路忙些，可这儿是一马平川，比咱在山里上上下下强得多咧。

杨小绒 我愿意在山里把腿跑断，也不愿意在这儿受这窝囊气。

陈秀花 娃呀，凡事开头难，时间长了，慢慢就好咧。（忽然发现菜筐里放着几个香蕉）小绒，这菜筐里哪来的香蕉？（顺手捡出）

杨小绒 素梅婶子从城里回来买的，她非要给我几个不可，妈，你吃。

陈秀花 妈吃不惯。给，你吃。（走进屋里）
[小绒坐下吃饭。

[张珍珠，一身俏丽的新潮服装，边梳着披肩长发，边从另一间房子懒洋洋地走出。

张珍珠（不屑一顾地看小绒一眼）嗨！杨小绒，你怎么开起小灶啦？一月多钱的伙食费吗？

[杨小绒生气地放下筷子。

陈秀花（端一碗面条走出）珍珠，我给你擀了碗面条，你尝尝味道可口不？（欲给珍珠，珍珠未接，就势放在石

桌上)

张珍珠 (向石桌一瞥) 唔!一家人,两样饭。你……真能做得出来。

陈秀花 珍珠,一家人过日子,吃喝小事上犯不得计较,怪妈想得不得周到。

张珍珠 你想得周到得很着哩。

杨小绒 嫂子!

张珍珠 谁是你嫂子,你嫂子在山里咧石头缝缝哩。

陈秀花 珍珠,你咋能这么说话呀?

(唱)你出言伤人太任性,
我母女来刘家理顺情通。
一家人本应当互谅互敬,
怎能够无理取闹找事生。
啥地方惹了你这么气盛?
竟把我母女当成眼中钉。
是这样长此下去咋能成,
你应该当着面把话说清。

杨小绒 嫂子,你的病在哪达害着哩,就直说,不要鸡蛋里头挑骨头。

张珍珠 好哇!

(唱)你母女合起来把我围攻,
想不到外姓之人这么凶。
你胆敢出言把我顶,
我就敢打你这个野百姓。

[张珍珠上前抓住小绒衣领,挥拳便打,小绒为了防身,无奈之下,也推了她一把。

陈秀花 (大声禁阻)你们都给我放开!

张珍珠 （向屋内大声号叫）德明！德明！这个野女子打人哩！

[值此，刘德明边扣衣扣，边从屋内走出。刘思明拿一把铁锹，风尘仆仆从菜地归来。兄弟二人见此情景，目光对视良久。

[张珍珠见德明走出房子，更是狐假虎威，放声撒野，趁机又给了小绒一拳，小绒一个趔趄，跌坐在石凳上。

刘思明 （忍无可忍地）嫂子！你再敢动小绒一指头，兄弟可就对不起你啦！（将铁锹重重地扔在地上）

张珍珠 嗨！半路里杀出个程咬金，想不到还有个保镖的。

刘德明 （貌似公允地）珍珠，你少说两句，别人不会把你当成哑巴。

[值此，刘宝成扛一袋化肥走上，他见在场人虎视眈眈，小绒爬在石桌上小声抽泣，便知家里发生了尖锐矛盾，他放下化肥，按住火，注视着大家。

张珍珠 （接住刚才的话茬）少说，少说我怕把我憋死了。哼！贱货！

刘思明 张珍珠，你说话不要太呛人了。小绒自到这家里来，除了吃两顿饭，一头栽到地里种菜劳动，风里来，雨里去，没叫过一声苦，没喊过一声累，她在这家里只是个雇工、劳力。可你……不到九十点钟不起床，吃饭还要咱妈给你端到跟前。（指陈）她，在这家里不是给你当妈，是你的老妈子、仆人！你……还有啥不顺心的？

张珍珠 兄弟说得对，我就是不顺心。（指桌上的饭）一家人，为啥吃两样饭？小绒吃的油炒米饭，买的香蕉，我……一碗烂面条。

陈秀花 珍珠，话撵到这儿咧，我不得不把事情说明。香蕉是素梅给小绒的，米饭是昨个的，我见是剩饭，就搭了点油炒了我娘们两个吃了。

刘思明 （顺手拿筷子将面条挑起）嫂子！这是烂面条？碗下面这两个荷包鸡蛋你看见了没有？

〔事实面前，张珍珠语塞。

刘德明 （打圆场地）珍珠，我看你是猫吃糍子，光在嘴上挖抓哩。嗯——你以后少给我丢人丧德！

〔张珍珠不服地白德明一眼。

刘德明 （转对思明）兄弟，哥今儿看出你还蛮公正的嘛！不过话又说回来咧，嫂子跟妹子吵几句，你掺和进来怕不好吧。

张珍珠 大家不要嫌我说话难听。两半个碗对到一搭哩，不是那么容易的。你看看，像咱这个家，哪里是个家，这是个杂七杂八、头蹄下水都有的大拼盘嘛！

刘思明 （对珍珠）你胡说！

刘德明 胡说不胡说，看事实，咱刘家进来了多少杂姓子人。

刘宝成 （忍无可忍地给德明一记耳光）放屁！

（唱）满口胡道瞎了眼，

说出话把分量掂一掂。

她母女到咱家靠劳动吃饭，

你凭啥对他们歧视多嫌。

我找人没有错老来结伴，

杨小绒她也是这家里一员。

（唱毕，指陈）她是你的妈，你白搭话，我有意见。

（指杨）她是你的妹，你关照她，理之当然。

刘德明 （不服地）爸，你老咧，找个老伴我的没啥说。不过

有些话得说到当面。咱这家里，不算有钱，可也不算没钱，光盖房就花了好几万，还有这菜地、家具，又是一疙瘩钱。这姓陈的领着个带头子到咱家里，一个馍就得几个人掰着吃，你怕得立个字据哩。

刘宝成 你……你要分家？

刘德明 分家，分家我能分多少？

张珍珠 弟兄俩对半分。

刘德明 你少插嘴。

张珍珠 （不服地）咋？这家里还没我说话的份咧？咱不能眼看的让人下山摘桃子么。（看着小绒）想不到办了个老的，还搭了个小的。

陈秀花 珍珠，你说话咋这么难听？

杨小绒 （忍受不了地）妈，再不要说了！你真窝囊！

〔音乐大作，杨小绒号啕大哭，狂奔而去。〕

刘宝成

刘思明 （同声地）小——绒！

陈秀花

〔幕急闭。〕

第三场 小绒回山

〔前场多日后。〕

〔商洛丹凤某山村，杨小绒老家室内。透过窗户，可见苍翠的群山，火红的枫叶。〕

〔音乐声中幕启。〕

杨小绒 （心情忧郁地唱）

夕阳透窗照，
耳畔响松涛。
枫林摇曳恋归鸟，
鸟归巢又觉心虑焦。
刘家几烦恼，
终朝把泪抛，
弱女寡母无依靠，
难耐哥嫂下眼瞧。
一气之下偷着跑，
回丹凤妈妈不知道。
她心定似烈火燎，
我心如同插尖刀。
回家三日冰锅冷灶，
身影孤单夜难熬。
心绪如麻多困扰，
三岔路我该走哪条？

（唱毕，伏在矮桌上想心事）

〔刘思明背个挎包，急匆匆上。〕

刘思明 （唱）翻山越岭把小绒找，
走着问，问着走好不心焦。
有人说她家住在这个小山旂，
是不是这一家，让我把门敲。

（敲门）

杨小绒 （一惊）谁？

刘思明 我！

杨小绒 你是谁？

刘思明 （听出声）你是小绒，我是思明，快开门。

杨小绒（狠着心）我不是小绒，你……找错门啦，快走吧。

刘思明 不，你就是小绒，我听出你的声啦，快开门吧。

杨小绒 我真的不是小绒，快走吧！

刘思明（同情而乞求地）小绒，我知道你的心思，可天已经黑啦，风又这么大，我在这儿人生地不熟，你能眼看我在露天过夜吗？

[屋内小绒急急思考开不开门，她半晌默不作声。

刘思明（亲切地）小绒妹，不要固执了，快开门吧。

[小绒终于将门开开。开门后，她先是目不转睛地看着思明，然后一头栽到桌上痛哭起来。

刘思明（劝慰地）小绒，不要哭啦，跟我回吧，家里人找了你好两天，没法子我才搭班车跑到这儿。快回吧，妈在家都快急疯啦，她已经病倒在床上啦。

杨小绒（撕心裂肺地扑到窗前痛呼）妈——

刘思明 小绒，跟我回去吧，这家里你一个人咋能待下去。

杨小绒（止住哭）思明哥，你关心我，对我好，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可你那个家，我不能回去，也不敢回去。回去我受不了，我妈更受不了。我走了还能让我妈解脱一点，不要劝我了，你还是快点回去吧。

刘思明 回去？小绒，天已经黑下来了，你让我到哪里去？今天晚上……

杨小绒（惶惑地）这……

（旁唱）思明哥坦诚来提问，
此处境实实愁煞人。

刘思明（旁唱）小绒妹忍苦怀忧愤，
我何尝不解她的心。

杨小绒（旁唱）两月来他对我体贴信任，